

青山碧水新湖南

# 一江绿水漫天来

吴艳红

天刚蒙蒙亮,老孙骑上他的老伙计——一辆二手摩托车,往河西一户人家赶去。

这里是位于湘中腹地资江边上一个叫大新镇的地方。大新镇境内有水域近四十公里,河道迤迤蜿蜒,两岸群山耸立,崖危岩翠;奇峰异石,千姿百态。河道如织如缎,蜿蜒蛇行,岸芷汀兰,秀丽异常,素有“小三峡”之美称。

老孙骑着摩托车上了铁索桥,桥面木板顿时发出“咯吱咯吱”的声音,整个桥晃悠不已。大约三分分钟左右,老孙的车才在剧烈的晃动下轰鸣着过了桥,老孙丝毫不觉惊险。他在此已工作十多年,骑车过桥也成为了他每天的寻常事。这个必修课他可以得满分。

阳光透过薄薄的云雾洒下缕缕阳光,江面水雾迷蒙,波光荡漾,如万千星辰坠落银河。此时的资江温柔安宁,她沉睡在这清晨恬静的美梦里,没有了网箱和大鱼网的束缚,没有了“鱼雷”的轰炸和电鱼机器的嗡鸣,她的孩子们自由地遨游在碧绿的水流中,多么幸福,多么轻松自在。

老孙虽然只是大新镇一名普通的乡镇干部,但这里俨然成了他的第二故乡,这里的人们、青山、绿水、飞鸟、游鱼,无一不牵动着他的心。他踩着油门脚不由得放轻了些,摩托车轻快地朝着河西五组王老头家里奔去。

这一段时间,老孙经常来“蹲守”王老头,这已是第五次了。每次来,老头要么避而不见,要么对他横眉冷对。老孙每次见到他,都会把上面的政策和精神翻来覆去地跟他解释,可任他嘴皮说破,王老头就是不肯松口切割自家渔船。大新镇有常住人口五万余人,散住在河边的大概有两千户左右,家有渔船和网箱的大概有六十二户,总

体基数不是很大。半个月来,为了禁渔这项工作,老孙和镇里的同事们没日没夜地出入各村各户,河东河西来回跑,上门宣传政策、走访摸底排查,到最后再劝他们切割渔船,撤除渔箱。

渔船还剩两艘。一艘是张老六家的,他不肯交出渔船的原因是他饭店的招牌菜就是河鱼,以后没有渔船不好到河里打鱼了。一艘是河西的王姓老人家的,他说自己世代代都居住在资江边,家中代代都是这样打鱼撒网过来的,打鱼是他每天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,渔船是他的老伙计,他不能没有它。

新邵县大新镇段的资江清澈纯净,河底水草丰茂,鱼群种类丰富,草鱼、鲤鱼、鲫鱼、鲢鱼等在此繁衍生长,自由嬉戏。这里一度是鱼儿们的天堂,也是渔民们趋之若鹜打鱼的好地方。不知从什么时候起,河道里密密麻麻的网箱“合纵连横”,在水面绵延数十里,同时出现的还有河流中铺天盖地的“天网”和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渔船。有人开着船大肆撒网,有人背着捕鱼机器寻找目标,还有人拿着威力巨大的“鱼雷”,时不时在河面上弄出惊心动魄的炸雷声,水面被劈开了,无数鱼儿在劫难逃……

“王大伯,您今天怎么这么早啊!”摩托车往上拐过一道弯,老孙就看见王老头坐在自家堂屋门前的小板凳上,正慢条斯理地卷着叶子烟呢。等老孙把摩托车熄火停好,他才发现今天的王老头神情平静,没有了前几次见他到来的不耐烦情绪。等王老头把烟卷好叼在嘴里,老孙赶紧从兜里掏出打火机,凑近了为他点上纸烟。老孙自己不抽烟,但他每次下村都会把打火机揣在身上。

“我特意在等你来!”吸了一口烟,王老

头开口说道,“小孙啊,你这些天为我这船跑上跑下,很辛苦,我知道你们也很不容易。”

“大伯,您说哪的话,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呀。”老孙实在有点惊讶,他在心里嘀咕,这王老头一个晚上就像变了个人似的,看着怎么更让人放不下心来呢。

“昨晚,我家儿子特意打电话来,批评我不讲政策,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道理,又给我讲了一遍。他说,外面那些大江大河大湖的渔民都上岸了,我这个非正式渔民,更应该响应国家号召,要不然他都替我感到羞愧。昨晚我想了很久,觉得还是你们年轻人讲得有道理。这河里的水啊,确实一年不如一年清了,鱼也一年比一年少,再这样下去,河里的鱼迟早都会搞光,到时子孙后代别说打鱼,怕是连鱼都认不得啰。”他吸了口烟,停顿了一会说道,“那船,就在码头上,你叫人来帮我把它拖走吧。”

老孙实在很意外,他今天已在心里预建了打“持久战”的准备,没想到这个王老头就这么想通了。他有些激动地上前一把握住王老头的手,大声说道:“谢谢老伯理解,我这就叫人来。”

老孙叫人来到河西的岸边,他看着那静静停泊在码头的王老头家的老渔船,这渔船浑身锈迹斑驳,有着日积月累的沧桑岁月,每一道痕迹都好像在无声诉说着那些与资水有关的久远故事。可是时光飞速向前,属于它的风光岁月终究是远去了……

此时阳光冲破云层,直射到江面上,江水一如既往的碧绿清澈,缓缓地向东流,蓝天白云及两岸青山倒映其中,鱼儿自由自在游荡……老孙看着这水墨丹青的资江,欣慰地笑了。

(吴艳红,新邵县作家协会副主席)



霞 光

雷洪波 摄



昨天晚上,我做了一个梦,梦到老娘拄着棍子,正在捡柴。我喊了一声:“娘,你的脚还没好,怎么又去捡柴了?”娘也不回头看我一下,说:“冬天快要到了,要柴烤火。”我始终没有看到娘的正面像,她突然就不见了。我也醒了,翻来覆去睡不着,老是琢磨着这个梦。

老娘在两年前就去世了,她的脚曾经摔伤了两次。第一次是她73岁那年,挖药材回来,在塘边洗脚,不小心踩翻了石头,滚到了塘里,把脚踝骨摔伤了。我把她接到城里治疗了一段时间。晚上,我对娘说:“小时候您经常给我洗脚……现在我要给您老洗脚。”娘说:“不要你洗,我自己洗。”我说:“我从来都没有给您洗过脚,就让我尽一次孝心吧!”娘说:“你是男人,不能给我洗脚,还是我自己洗。”我说:“您怎么这么古板,我是您儿子,怎么不能洗啊?”娘说:“老规矩不能丢!”我又问她:“旧社会女人都裹脚,你怎么没有裹啊?”娘说:“小时候你外婆给我裹脚,用白布裹得好紧,痛得要死,我死活不干。后来,你外婆就不要我裹了。”我说:“裹脚也是老规矩,您怎么反抗呢?”娘笑了笑,觉得有理,勉强答应了。

我倒了一盆洗脚水,帮她脱掉鞋子,老娘脸上露出了尴尬的笑容。以前回家,老娘总是忙这忙那,我也去去匆匆,很少仔细看过老娘,只知道她牙齿脱光了,身体还好,每餐还能吃一大碗饭。这次我仔细端详着老娘,发现她头发白了,匀称的脸庞也消瘦了许多,额头上布满了一道道皱纹,那干瘪瘦小的脚,皮包着骨头打起皱来,脚踝红肿。我试了一下水温,加了一点醋精,把她的脚趾一个一个洗干净,把脚底的老皮削掉,把脚趾甲修剪一下,再在脚背上搓搓,

◆岁月回眸

## 给老娘洗脚

尹乔松

然后用药膏在脚背和脚踝骨处按摩一阵。娘感觉没有那么痛了,我的心也释然了许多。就这样,我每天晚上给她洗脚按摩,一个多月娘的脚才好。要不是老娘脚痛,我可能一辈子也想不到要给她老人家洗脚。

第二次是她82岁那年,清早去开门,平地摔断了髌骨,痛得浑身发抖,眼泪直流。我们兄弟决定送她到邵阳正骨医院治疗。回家修养时,也只能躺在床上。由于老娘养成了好动的习惯,加之有点老年痴呆,总是想从床上爬出来,我们劝她也不听。无奈之下,我砍了三根南竹,用铁丝捆绑把床围起来。她还是往外爬,我们只好轮流守着她。晚上,我端点水把她的脚擦洗干净。她还不高兴地说:“我又没下床,不要洗。”后来,她的脚好了,可痴呆的程度越来越严重了。我每次给她穿好袜子,可她老是脱掉,藏在枕头下;要么只穿一只,另一只到处丢;有时候又穿两双袜子。有一次,我倒水给她洗脚,她也不脱袜子,直接把脚放到水里。我也不生气,把她那湿漉漉的袜子脱掉,我看着她笑,她也觉得好笑。

84岁那年,老娘大小便失禁,生活完全不能自理,她的习惯也突然改变了。她把一双鞋子放在床里面,排得整整齐齐。我把她的鞋子放到床头柜上,可一转眼,她又拿到床里面。我把她的袜子脱掉,她又偷偷穿上,总是穿着袜子睡觉,我也觉得奇怪。现在我才明白娘的良苦用心:鞋子放在床上

方便,可以随时拿得到,不要我帮她拿;穿了袜子,脚就干净,也不要我帮她洗脚了。可怜天下父母心!

到老娘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,痴呆越发严重了,连天天服侍她的儿子都不认识,也不知道冷暖饥饿。有一次,我把她从床上抱到椅子上,准备给她洗脚,帮她脱袜子时,发现只穿了一只袜子。我问她:“娘,您怎么只穿一只袜子,还有一只呢?”她不高兴,把脚盆踩翻了。我只好又打点温水,把她的脚洗干净。当我用毛巾帮她擦脚时,她突然问我:“你是谁啊?怎么对我这么好!”听到这句话,我心里一阵酸楚。想起小时候,娘是那么年轻漂亮,贤惠能干,如今连自己的儿子都不认识了。我的眼泪不停地流了出来,忍不住失声痛哭。她看到我哭了,伸出手摸摸我的脸,帮我擦眼泪,像小时候一样哄着我,要我别哭了。可我越哭越伤心,她也流泪了。由于她躺在床上太久,很少走动,血气不足,脚也弯曲了,脚趾甲也变得又黄又厚,剪都很难剪掉,我只好换一套大一点的指甲剪。每天晚上给娘洗脚是我必做的功课,也成了习惯。

而今,老娘走了,我再也没有机会给她洗脚了。而每当我自己洗脚的时候,有时会突然想起给老娘洗脚的情景,总是有点伤感。(尹乔松,邵东人,任职于冷水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)

◆六岭杂谈

## 顺风顺水万重山

伍想德

《顺风顺水万重山》,是国画家何斌阳老先生于辛卯年初夏绘画的崑山夫夷江风光。他将此画赠送于我,我将其挂于书房的正中已有十年了,特别喜爱。

我喜爱夫夷江的碧水悠悠。她日夜奔流不息,两岸风光秀丽,如诗如画。如果顺夫夷江漂流而下,可观赏到崑笏朝天、莲潭映月、放生晚眺、花渡春风等夫夷胜景。她流贯崑山风景区,两岸沙滩柳树密布,奇峰异石倒映江面,千亩竹林郁郁葱葱,渔船飞舟百鸟翔集,山浮云中江绕山中,民居竹篱稻谷飘香……

我喜爱夫夷江旁忠于职守的啄木鸟石。这一形态逼真、栩栩如生的啄木鸟石,高90米,俯瞰夫夷江,斜竖身子,石块突出部位形似尖喙,头部圆孔如双眼怒睁。石崖上突立一棵树,石块挨着树干,好像啄木鸟在啄虫。周围翠竹满山,忠于职守的啄木鸟,日夜守护着这绿色的家园。

我喜爱那整装启航的军舰石。同啄木鸟石隔江相望的是三块舰船石,横亘东西,前端翘起,后端

成弧线倾斜。三舰紧挨,似编队出航。周围山峦似波浪翻腾,崖上树影如战旗飘飘,很是威武壮观。

我还喜爱那巍峨的将军石。这将军石矗立夫夷江畔,身高75米,胸围40米,形神兼备,十里之外,可见其伟岸身姿。将军背负青天,下临碧水,昂首挺胸,披坚执锐,虎虎生威……一方山水养一方人,崑山因这雄山秀水,钟灵毓秀,人才辈出。

我更喜爱《顺风顺水万重山》,因其写照了我的一生。1962年,我投笔从军奔赴福建前线,出湖南、跨江西、入福建,沿着闽江顺流而下,一路绕峰穿洞,过桥跨沟,不知其数;林海涛涛,山光水色,融为一体。后过南平、掠闽清、穿福州、经马尾,到达闽江口南侧东海岸边的长乐县,用青春年华守卫祖国。真是越过高山,走向海洋;冲出千难,踏破万险;酸甜苦辣,都已尝到……

如今在书房望着斌阳先生的这幅美画,仿佛人在夫夷江上游,心在闽江东海岸边走,回味无穷啊!

(伍想德,原邵阳市委常委、宣传部部长)

## 人间美味雷公菌

申云贵

阴雨绵绵的春季,正是各种野菜疯长的时候,最让人垂涎的,莫过于一碗酸萝卜炒“雷公菌”(学名“普通念珠藻”,俗名地耳、地木耳、地皮菜、雷公屎等)。

老家多山,且都是些馒头似的小山。山上长草长树长庄稼,也长雷公菌。小时候,母亲喜欢到山上寻找野菜,为家里人改善生活。而我则喜欢做跟昆虫,跟着去“帮忙”。夜晚,下起了大雨,响起了春雷。在煤油灯下补衣服的母亲兴奋地说:“明天可以去山上捡雷公屎了。”第二天天一亮,母亲就带着我来到后山。雨后的山坡,满眼绿色。草是绿的,树是绿的,麦苗绿得仿佛会渗出绿汁来。雷公菌到处都是,有的躺在草丛,有的卧在树底,有的趴在石头后面,东一团,西一堆。母亲小心翼翼地检拾着,仿佛在绣花。我则不然,伸开五指就抓。母亲着急地喊:“爷崽崽,你慢点抓,不要把泥巴和草都抓了来。”我哪里肯听,只当耳边风。捡着捡着,我想起了一个问题,问母亲:“妈妈,这东西怎么叫雷公屎啊?”母亲笑了笑,说:“它们是天上的雷公老子屙的屎啊。”原来如此,怪不得又软又滑,还脏兮兮的。

捡回的雷公菌,母亲把它们放在水桶里,用井水泡着。泡了一会,那些原本“清瘦”的雷公菌“发胖”了。母亲把浮在水面

的草屑捞出来,然后开始洗雷公菌,洗了一阵,把雷公菌捞出来,倒掉桶里的水。我发现,桶底有很多泥沙。母亲换了一桶水,继续把雷公菌放水里泡着,泡一会,又洗,洗完又换水。如此折腾两三次,水桶里的水清了,水面再也看不到草屑了。做午饭的时候,母亲又把淘米水倒进桶里,让雷公菌在淘米水里“泡澡”。母亲说,用淘米水泡过的雷公菌做菜,味道会更好。

洗干净雷公菌,母亲开始大展厨艺。她从坛子里拿出一个酸萝卜,切成丝。等锅里的油热了,倒进酸萝卜丝,快速地翻炒。炒了一会,再倒进雷公菌。然后放辣椒、盐、蒜苗和味精,等到汁干了,立马出锅。炒好的菜黑白分明——白的是酸萝卜丝,黑的是雷公菌。闻一闻,有淡淡的酸味,还有淡淡的清香。吃饭了,我由于听母亲说过“它们是天上的雷公老子屙的屎”,开始不敢下筷。可看到父母吃得津津有味,忍不住夹了一点,慢慢放进嘴里,轻轻一咬:脆的是酸萝卜丝,酸中带甜,软的是雷公菌,又滑嫩又鲜美,太好吃了!于是,我的筷子不停地伸向菜碗,像鸡啄米。

除了酸萝卜炒雷公菌,母亲还会做鸡蛋雷公菌汤,那又是另一种鲜美的味道。

(申云贵,邵东市作协会员)